

張學良與賽夏族在五峰鄉的相遇

張學良とサイシャット族との五峰郷での出会い

Peter H. L. Chang's Encounter with the SaySiyat in Wufeng Township

文 | 王雅萍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講師)

最近在民視看到，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被蔣介石軟禁在新竹五峰時的故居，新竹縣政府花了大筆經費重建並對外開放的新聞畫面，報導只提到當地住的是泰雅族原住民，以及三毛散文《清泉故事》中的丁神父住在附近，卻未提起當時看管張學良的是新竹五峰賽夏族警官趙旺華的事。

張學良被軟禁，看管他的是賽夏族警官

筆者想起1995年夏天林修澈教授為編寫《賽夏族史》之需，帶著我們初訪五峰趙家時，田野訪談時曾聽過五峰賽夏族趙正貴老師他們一家人聊起在清泉和張少帥與趙四小姐相處的往事，當時，成大歷史系畢業的我，聽得津津有味，怎麼也沒有想到這個差點改變中國現代史的西安事變男主角張學良會出現在台灣山區，並與原住民有數年的相處。

後來，1999年春天到西安開藏學會議，遇到中國社科院民族所副所長張友坤教授，張教授多年來專研張學良、東北軍和西安事變的歷史，1998年他還曾經採訪過張學良本人。閒聊時聊起此事，張教授聽完非常興奮，他說有關張學良被軟禁在台灣的資料很少，他贈送林修澈教授《張學良年譜》，表示正在進行編纂《張學良百歲世



張學良在清泉軟禁期間，國防部保密局負責戒護的第二號人物熊仲青（左）和憲兵排長（右）姓名不詳。 圖片提供：趙正貴

紀風采》的畫冊集，商請林教授幫忙提供張學良與賽夏族趙旺華家族的相關照片。

1999年7月林修澈老師受託帶著本人和黃季平兩位老師驅車前往五峰趙家做過一次專訪，商請趙正貴（趙旺華四公子，時任桃園農

工職業學校的教師，現已退休，積極從事賽夏族文史研究。）協助引領我們前往軟禁地點探訪舊址，但因該址在1964年曾受颱風侵襲，已景物全非。以下是多年前訪談時所記的相關軼事內容。

賽夏族警察趙旺華為什麼能膺此重任？

張學良於1948-1953年間曾被軟禁在新竹縣五峰鄉清泉溫泉（民視所載略有誤，張學良停留在五峰的時間不是13年，根據年譜，1953年後他已離開清泉，後轉被軟禁在高雄西子灣、台北北投等地），趙旺華本是住五峰鄉大隘村的賽夏族人，張學良被軟禁在清泉期間，因職務關係，被派至更深山的桃山村清泉派出所服務，肩負對張學良的看管之責。

為什麼挑選賽夏族警察趙旺華看管？

主要是因趙旺華夫婦二人均受日本教育，通曉日語，趙旺華本人又文武全才，擅長劍道與各項運動，常陪張學良打球、游泳、下棋。交情雖洽，但不能單獨自由交談。

趙旺華是賽夏族中重要的政治領袖Taro Umao的二公子。Taro Umao（1868-1952，漢名趙明政，日本名伊波幸太郎）是賽夏族最後一任總頭目，曾參加著名的「北埔事件」。趙旺華之兄趙興華是新竹縣五峰鄉第一任官派鄉長，他於民國34年（1945）11月27日在上坪庄廣惠宮（三山國王廟）廟埕，帶領五峰賽夏族人舉行集體「改漢姓氏」，幾可說是國府時代強迫原住民的「文化的歸順式」。

趙旺華（1908-1981，賽夏族名Obey Taro，



趙一荻（中）和劉乙光少將（右）、夫人（左）的合影。劉乙光少將是張學良將軍在清泉軟禁期間的總負責人。 圖片提供：趙正貴

日本名伊波仁太郎）受日本師範教育，被派任為新竹州甲種巡查（警員），並在教育所從事訓練山地男女青年的工作。他在日本時代是很有名的原住民籍模範青年警察，曾陪同日本音樂家黑澤隆朝採集賽夏族音樂。民國時代，1946-1956年趙旺華被派任為清泉派出所所長10年，1956年自警界離職後，隔年當選五峰鄉鄉長。賽夏警官趙旺華也因此創下台灣警界10年任職同一單位未調職的先例。後來曾聽趙家後代講過，趙旺華也因為看管張學良的緣故，仕途受挫，才憤而辭去警官職，參選鄉長。

怎麼也沒有想到，
這個差點改變中國現代史的西安事變男主角張學良，
會出現在台灣山區，並與原住民有數年的相處。

趙福妹因為照顧趙四小姐 而說得一口京片子

據當時任清泉派出所巡官趙旺華遺孀趙福妹（Afu Ruwa）回憶：「日本時代井上溫泉非常繁華，旁邊種滿櫻花，非常漂亮，全都是檜木建造的旅館。分成三個溫泉區，依次為一般民眾、日本人、高級長官用的溫泉。張學良被拘禁在此後，就變為軍方管制，前面還有網球場、籃球場，我先生（趙旺華）常常在下午到裡面陪張學良他們打球。這些後來都被葛樂禮颱風吹走了。」

趙福妹回憶當時與張學良相處的情形，她說平常他們並不能自由和張學良講話，只能有簡單的生活問候。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每天早上都有一大群人陪著張學良散步。下午，先生趙旺華常常陪張學良打硬式網球，打1、2個小時。平常和張學良講話都用日語，趙四小姐會用國語跟她交談，那個時候山地鄉剛好在推廣學國語，因為有趙四小姐當老師，趙福妹的

北京話說得超級標準。筆者初聽趙福妹老太太說流利的京片子時的驚訝，很像筆者大三第一次在美濃鍾理和紀念館採訪時，聽到鍾理和太太鍾平妹說流利國語的吃驚。

趙福妹現已91歲，身體健康，風趣健談。她是1917年生，為尖石karapai社泰雅族人，是護士出身，時任桃山衛生室的助產士，當時五峰鄉的原住民小孩幾乎都是她接生的。她從新竹縣尖石鄉嫁入五峰鄉十八兒社趙家。五峰鄉是賽夏族與泰雅族混居，兩族通婚很普遍。

趙福妹擅日式烹飪，且有語言天份，與警衛隊長期相處，日久也能用國語和張學良及趙四小姐做生活溝通，所以當時趙旺華全家人與張學良和趙四小姐多所往來，變成是異族摯交。1995年趙福妹老太太當時適欲攜女前往美國旅遊度假，還曾提過也許可以順道去夏威夷看看張學良夫婦，後因旅程安排，她並未能與張學良再度相見。



塵封的山中歲月。

圖片提供：新竹縣政府

趙家回憶的張學良清泉生活

趙富貴先生（趙旺華二公子，1930年生，1999年訪問時自五峰鄉公所退休，當天主要是他帶我們指認清泉溫泉舊址，可惜已過逝。）回憶道：「當時我常常跟爸爸到網球場陪張學良打球，我在旁邊撿球。常跟他打球的人還有一個劉將軍。我們在上坪溪游泳時，張學良和趙四小姐會在河邊野餐，只有他們兩個人。衛兵把野餐的東西鋪好後，會離開遠遠的看著。趙四小姐會把咬過的蘋果和吃不完的雞鴨整隻丟到河裡，看我們小孩子搶著吃，感覺上好像鴨子，他們就笑得很開心。他們當時吃得不錯，像蘋果我們平常很少有機會吃到。」

趙正貴老師（1945年生，趙旺華的四公子）於張學良被關在此地期間年約4至8歲，屆學齡時就讀桃山國民學校。他回憶與張學良和趙四小姐為鄰的生活：「當時我和當地的泰雅族人及客家人生活。課餘假日時常和同學去爬山、捕蟲、抓鳥，到溪河游泳、捕魚。傍晚和家人洗溫泉。因為衛兵部的人都認識我們，可以自由進出。當時張學良被軟禁在此地，父親因為職務關係時常陪他老人家聊天、打網球、散步、在河邊野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張學良喜歡全身脫光光，裸體下水游泳。害得當地的山地小姐嚇得全都跑光光，做鳥獸散，我們是小孩子，覺得沒關係，就繼續游泳。」他還說：「小時候常常會走過吊橋和爸媽到裡面與張學良他們洗溫泉。小時候調皮，還會在吊橋上對著底下在上坪溪游泳的人撒尿。」

張學良軟禁在清泉是插翅難飛

現在的桃山村清泉派出所對面的空地是日本時代井上駐在所的番童教育所舊址。右上方有土牆處則為趙旺華家族居住舊址，該處當時是警察宿舍，住著趙旺華一家人。1946-1956年間趙旺華任新竹縣巡佐和巡官期間，他和家人都住在

清泉派出所的宿舍。1956年，趙旺華自警界離職後才回到十八兒社。

通常張學良若從居處出來散步，即走清泉一號吊橋。前後會有穿便服的衛兵。橋下為上坪溪深淵。日本時代因為有井上溫泉，這裡是繁華的商店街，路旁都是泰雅族住家。颱風後部落住屋被水沖壞，搬到兩岸更高處。

日本時代的井上溫泉為一個隘勇線日警專用的溫泉療養所。發現於1912年（大正元年），名聲顯赫，現仍有日本觀光客慕名來訪。

這些年來，筆者每次到五峰鄉清泉，路過長300公尺的桃山隧道，心想：「張學良被軟禁於此果然是任他插翅也難飛。」記得王爰飛在《張學良的幽禁歲月》書中提到：「站在面對高山下橫流水的鐵索橋望著足下有四五十丈深的溝澗和掩在綠樹花叢中的張學良居處，只要把桃山隧道的入口和鐵索橋一封，縱有一個營和一個團的兵力也休想攻入和出逃。」

1936年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張學良與楊虎城一同挾持國民政府領袖蔣介石，要求「聯共抗日」，東北一代梟雄張少帥也因此換來半輩子的幽禁生涯，留下一頁跟賽夏族原住民趙家相處的山居軼事。時局多變，台灣現在居然是國民黨主動跟共產黨聯手，費時4年，花了2億元在五峰鄉原住民傳統領域蓋了個張學良故居園區，還從對岸搬來不少張少帥的史料做展示，聯手推動觀光，台灣總統馬英九還坐著飛機去桃山村參加開館典禮，公開推崇張學良是「最安靜、最沈默的歷史人物，從不曾開過記者會及抱怨西安事變的功過是非，隨著當事人退出人生舞台，歷史應逐漸被後人淡忘。」

馬英九這些話，不知道聽在死後住在隔壁桃園縣大溪的蔣介石總統的心裡，會是何感想？◆

